

# 一个诗人隐秘的居所

——纪念著名诗人高崎先生

黄崇森

我查了一下当时潦草的记录,时间是2018年12月3日,中午11点多,才到达高崎先生的家中,灵溪建兴东路的一间民房。高崎先生已不在,这家里现在只有他的妻子王仁芳阿姨和二儿子高波。我们三个人,邹汉明,郑仁光,我,在龙港参加一个文学活动,还没有结束,便提前离开前往苍南,东君也一起离开,但因家中有急事,没法同行,先回乐清了。

汉明兄在《野草》文学杂志开有一个专栏,写浙江的重要诗人,不是那种蜻蜓点水式的小文章,而是比较重磅的,有深入的分析 and 论述。接下来要写苍南诗人高崎,一直想来高崎的隐居地,并采访他的家人。高崎生前居住地,常被本地人调侃为“无敌大灵溪”,我还一直觉得它很像拉美的某个城市。高崎先生去世后,圈子里人写过一些文章,可能因为时间较急,篇幅较大的还没有,我也多次提笔,但最终觉得自己还没法写好,不能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东西,几次开了个头又放下,这次刚好可以看看汉明兄怎样写他,好让自己在心里树立一个标尺,以便以后做参照。

从龙港到灵溪,中途因建新东路与建兴东路的小错误,车被导航到了金乡镇(该镇有个建新东路)。我这个老苍南人闹了个笑话。高崎先生的家我去过多次,但时间久了,门牌忘了。前一晚,从苍南电视台回来高崎小儿子高洲的手机,说明了情况,又回来仁芳阿姨的手机,事先做了联系,总算顺利找到。仁芳阿姨的气质很好,69岁的她看起来还真年轻。她还记得我,两人先略谈了一些往事,就把谈话的主角交给汉明兄。

据阿姨说,高崎的祖辈居住在与苍南相邻的福建省福鼎县第一中学附近的西门,即现在福鼎中学的边上,人称“西门高”。这一带我也曾经住过一年,听后不由得感到奇妙。

阿姨说,在高崎先生父亲时,他们家才搬到灵溪,他的阿太曾是一位秀才。先生少年时极聪明,一直喜欢语文,数学不太上心,但过目不忘,看了别人的解题就能记住,即使不一定懂得其中的原理,考试时也能做出正确的解答。奶奶很疼他。他小时

很挑食,从小生长在海边,却不吃鱼,只喜欢鸡蛋和虾皮。每天放学回来,饭桌上若没有这两种东西,就发脾气不吃,家中要是没有,奶奶就只好到隔壁去借。

浙江大学毕业后,他先分配到温州塑料厂,有次得了中耳炎去治疗,打过青霉素后,出现胸部不适,有强烈的眩晕感,人晕倒了。抢救后,医生告诉他,这是青霉素过敏。可能因为他比较胆小,从此对青霉素十分恐惧。有次与塑料厂的同事下象棋,少了一颗棋子,同事随手抓起一个青霉素瓶盖来代替,他当时不在意,但吃对方棋子时,啪一声摸到桌上的这个瓶盖,一看,是青霉素盖子,人就晕过去,把大家吓坏了,马上送到诊所,在那里呆了近一个月。诊所的负责人是王仁芳阿姨的表嫂,对他说,你长期在这里也不好,诊所里难免有青霉素之类的东西。回家后又休养了近一年,其时他与仁芳阿姨已确立了恋爱关系,也为这个原因,他在灵溪镇东边的灵江乡,找到一位熟人,此人在市供销社当人事科长,就帮他调到了供销社,之后又被借用到市商业局,还在市科技局一个负责沼气推广的办公室(通称沼气办)干过一小段时间,但人事关系一直在供销社,并最后以公务员的身份退休。

因身体原因,他参加工作后,上班一直不太正常,大约在1977年或1978年中间,先办理了病退,回到灵溪,因为家中父亲要打针吃药,家边上有药店,引起他恐惧,只好寻找自己的隐居地,分别在灵溪洋田内、东台下和家堡仓库住过一阵子,最后找到樟浦村,一个靠近樟浦河的地方,村边有对务山。租住的房子为农村的临时工房,放置农具,也养过猪,即梁世燕家的房子。这一住,十八年中,都没有回过灵溪的家,仁芳阿姨会找时间看望他。隐居地的生活很随意,菜是好多东西烧一盆,米饭一次也煮较多,吃好几顿。仁芳阿姨有次看见饭里蚂蚁在爬,说,这怎么吃?他回答,没关系,蚂蚁治癌。有人与他聊天,聊高兴了,饭就忘了吃,平时吃饭时间也不正常,写诗写高兴了,也会忘记。有一年,在苍南县供销社工作的仁芳阿姨,因供销社改制,要自己创业,与同事开了一家店批发鸡蛋,供销社先免费给她们几个下岗的员工几间店面,她们把部分店面租给别人,然后用租金做资

本,才把店开起来。那是一段挺艰难的日子,但仁芳阿姨淡淡地,带着微笑说着。高崎先生生前,我也知道在他家中,主要依靠仁芳阿姨做事,但细节不太清楚。采访后,我们三人都感慨,这个家,说起来都是仁芳阿姨撑起来的,诗人有时候,或者说相当一部分的作家,在生活中真是“灾难”。

当时,仁芳阿姨要带三个孩子和高先生的母亲,根本没有时间照顾他。而他虽然对三个孩子的生活基本不管,但对他们的学习很重视,会用字条叫他们去樟浦,辅导他们。他对外人是和善的,但对孩子很严厉,孩子们都怕他。他还喜欢用字条支使人,有次要帮助一个穷村民买辆板车,平时帮人拉点东西,增加收入,向仁芳阿姨借二百元,当时家里困难,没有一下子答应,他就不断托人传来字条,正忙着看店的阿姨一见他的字条,心里就烦,但最后还是给了。他常常干这类事。有好多朋友、学生给他传过字条。有人去看他,他就托这人传字条,传给各式各样的人,五花八门的事,还给出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去看过他的苍南县长上官女,传过字条。

建兴东路的这间房子是仁芳阿姨瞒着他建的,因为他反对建房子,说现在建起来的房子都是泡沫,也不知是什么怪理论。后来通过别人才知道此事。大约在1995年的某一天,当时高先生的外甥女婿陈庆念和外甥女林群力去看望他。他与众外甥的关系不错,他们经常会去看他。于是向仁芳阿姨传一字条说,他要与庆念一起去温州。陈当时是共青团苍南县委书记(后当过苍南县委宣传部长)。阿姨不相信。因为在那十八年,他就没离开过樟浦。他说,是真的。庆念夫妇也把此事告诉阿姨。说是真的。阿姨便来到樟浦,再问他是不是真的。他说,是真的。阿姨看他有了挪窝的心思,便把他的行李收拾好。他与庆念夫妇去了温州,回来时便把他带回家。路上,他问,我们的房子在哪里。他的大儿子高涵说,你到了自然便知道。就这样,他像一位离家出走的“浪子”,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。看了自己的房子后,他又说,我要回樟浦。阿姨这次就不让他回去了。他说,我还有东西在樟浦那里呢。阿姨说,我帮你拉回来。回来后,家里的事他也不管,阿姨很忙,回来很晚时,他也不烧饭。他很喜

欢小孩子,有几次在家边的场子上,召集了邻居的二十多个孩子玩,坐在大脸盆里,坐在脚桶中,打鼓作乐,唱歌划桨,嘻闹翻天,周围邻居的孩子也都喜欢他。阿姨一回家,看到这场面,很生气,但也拿他没办法。他在家生活也是没有规律。

高崎先生我虽然很熟,但仁芳阿姨说的好多细节,我也第一次听到,听得我都出神了。聊到近十二点,只好告辞了。三人到城中路面店吃面,再赴樟浦村找他的隐居处。车开到浦亭高速公路大桥下,我隐约记得在此处,但一下想起来怎么走,就打电话给与他交往密切的,曾跟他学过写诗的卡扬,他说,就在高速公路附近的河边。我对汉明说,要是能碰到村里的老人,就能打听到。话还没说完,马上看到一老人在大桥下干木工活。走过去问高崎,他说不认识。我突然想起他原名叫高其土。问高其土认识不。老人马上笑说,知道知道,他怕青霉素。我们三人都笑了。他指点我们经过一大理石加工厂,再往水田中间,找到一小排简易房,就能打听到老高以前住过的房子。三人走过去,进入有不少垃圾的乡间小路,经过大理石加工厂,再向田间走去,果然看到一排简易房,我的记忆也慢慢恢复了,这条路以前卡扬带我走过,就是去高先生隐居处的。在房子边的一块地里,看到一村民,一打听,果然知道。他说,老高怕打针,人聪明,挺厉害。他不知道高崎已去世了。他的房子与高崎先生租的房子是同排的,他也是梁世燕的堂兄。他指着不远处的高速公路说,我们的房子原来就在那里。准确的地点真的找到了,就是现在高速公路穿过田间的那块地。高速公路上汽车呼啸而过,暮色中的田野萧瑟而寂寥,诗人,诗人,你的隐居地都消失了,被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铲除了。在这样的时代,诗人何为?海德格尔的发问,一个异国哲人的声音,很自然地回响在这个黄昏的土地上。我们与这位姓梁的老人聊了一会。汉明与仁光在田野边上,在河岸边上了转,拍了一些照片。汉明说,这是一个好地方。我有点被回忆抓住了,心里百感交集。天快黑了,三人似乎念念不舍地回到了灵溪。汉明与仁光要连夜赶去温州,我与他们惜别后,一个人慢慢走回家中。

谨以此纪念高崎先生去世十周年。

# 奈何桥畔苦徘徊

陈如亮

癸卯端午,忙完节日的事,开始翻阅微信朋友圈,发现灵峰村书记董文元发布一条悼词,以为是他父亲去世,但仔细一看,落款是他儿子,顿时震惊,电话灵峰村主任卢乃平,消息确切,急往悼念。

我与董文元相识于2016年,当时我对灵峰村悠久的历史很感兴趣,联系了他到村里探访古迹,此后我俩交情日深,但他家住金乡到钱库的千年古道旁我却不知道,这是一排两层楼老房子,村民和文元的亲属很多人在场,气氛肃默,讷告靠在墙角,文元的生命静止在53岁这一天。

七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,文元热情带我探访了整个村子,中午我们在他家对面的一间老房子用餐,房主自己烧菜,那天我们都喝了不少酒,文元酒量也可以,我们用力地碰杯,聊了很多。他原本是办企业的,生意做的也不错,几年前,老村委混乱不堪,村民代表几次邀请文元到村委主持工作,拗不过村民的期盼,自己也觉得应该为村里做些事,文元就成了灵峰村书记。不负众望,几年时间,灵峰村的财务就从负债十几万到盈余十几万。那天我们相谈甚欢,他对村委前景还是有信心的,他说将村委理顺后,找个年轻人接班,自己就一心做生意去了。告别时,他用力握住我的手,强劲力道和他高大魁梧的身材刚好相配。

不久后,我写灵峰的文章在媒介上也

发布了,第一时间转给他,他很细心,指出其中几个名称错误,要求改过来,还说灵峰陈氏是大姓,能否增补他们的资料。我说媒介发布了就不能改了,等我下次辑集出版时会修改的。文章的结尾,我写到“村支书董文元是个有想法的年轻人……他对灵峰悠久历史文化深以为豪,迫切希望能为振兴灵峰服务。”不知是否这段文字又激发了他为振兴家乡的雄心,此后相遇,他都说要引进项目,提高村民经济实力,但如今的灵峰村和众多人去村空的偏僻农村相同,没有任何优势,引进项目谈何容易。不知他是怎样的努力,竟然真的引到了一个项目,就是在原千年古寺灵峰寺遗迹上建设一所新型敬老院,灵峰寺遗迹在建国后变成校园,后又荒弃,产权复杂。正是这个项目,将他卷入了一场难以自拔的漩涡,因利益关系,一些村民反对建院,这些村民当时找到我,以文物保护的名义要求制止建院,而实际情况是灵峰古迹的破坏从建国以来到前几年,差不多已破坏殆尽,也从无村民主动去制止。灵峰村唯一的原址古迹宋代奈何桥也是在我文章发表后,引起县文物部门的关注,于2021年被列为县文保点。可以说,文元对村中古迹的保护是有贡献的。

奈何桥由一弓形石条打造而成,横架原寺院内水池之上,桥板外券面刻有“维崇宁三年(1104)岁次甲申五月庚午朔二十四日丙申建兹石桥”24字。关于“奈何桥”有段掌故:“相传有一条路叫黄泉路,有一条河叫忘

川河,上有一座桥叫奈何桥。走过奈何桥,有一个土台叫望乡台,望乡台边有个名曰孟婆的老妇人在卖孟婆汤,忘川河边有一块石头叫三生石,孟婆汤让人忘了一切,三生石记载着一个人的前世今生。”奈何桥介于生死之间,文元的身体也在繁重村务的压力以及一些人为的刺激下,日渐衰老。

2021年底,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,我再次去灵峰村,选举活动结束后,工作人员去饭店吃饭,文元对我说,自己做了心脏支架手术,不能喝酒了,饭后在门口,我刚好看到他抬头深呼吸的一幕,这次我明显感觉到他身体健康出现状况,但村里的工作千头万绪,该干的他还得干,有几次去他办公室,看见他在整理台账,我有些惊奇;当书记还得做台账!为减轻工作压力,他也向镇里要求到一个公务员任驻村干部,驻村干部为他分担了许多台账活,他千恩万谢,每次逢人都夸驻村干部好,但村里的杂务还是压在他身上,有些事还难以承受。村主任卢乃平保存着一段抖音视频,他和文元两人出现在视频里,伴奏的音乐竟然是悼念的哀乐。事件起因是有个村民办理低保,村委也积极帮忙申报,但镇里职能部门因其缺失材料未予批准,这村民竟将怨气出在村委身上。视频中,高大身材的文元身穿狭小的红马甲,佝偻着身子,似落汤鸡般一脸无奈地站立在黑幕里。

文元对自己的健康应该也是很重视的,在他办公桌上,放着血压计和三七丸,

但心血管病最忌讳的还是劳累、受刺激,在村书记位置上,风险系数还是高的。出事那天,文元感觉到身体不舒适,本来应该回家或住院休息,但恰好有外地乡贤回来,商议河道建设捐资事项,他是带病工作了,事情谈好后,又是晚饭时间,陪返乡的乡贤吃顿饭,也是人之常情,当晚饭后感觉难受,送到医院时又因不知急诊室位置而耽误几分钟。在奈何桥畔几度徘徊,最终他还是跨过了奈何桥。

如果他在村民第一次邀请时,坚决不做村书记,如果他在提交辞职报告后坚决实行,他的生命也许会是一番景象。因自己不在厂里,又遇上三年新冠疫情,他与他人合办的企业亏损。文元近年的经济也是窘迫的,但一些村民不知情,遇到困难时还向他借钱。文元家人在他的手机里翻阅到,有个村民向他借钱,文元回复自己的微信里只有503元,只能借他500元。自己只有503元,却将500元借给他人,这是怎样的一个好人!为什么他会早早地跨过奈何桥?

创作